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大八義
第三十七回 糧食市父女賣藝 西頭路石祿比武

話說當時畢振遠心中暗想，我們爺三個來到西川地面，一名至近的朋友沒有，要有動手之人，他要跟咱們下絕情，那時可記住了：也給他往致命處打，千萬不能留情。書中簡筆。他們在東村口賣藝，不到二□天。這一日天將過午，不由說了朗言大話，可巧遇見石祿。畢振遠與石祿，這才擦拳比武。畢振遠是甘拜下風，畢賽花上前抵擋石祿。畢振遠在旁一看，此人的拳腳，乃是外拙內秀。二人打在一處，分上下論高低，不由他心中暗想：此人比我父女勝強百倍。就見姑娘虛點一掌，往南一跑。石祿也虛點一掌，往北一閃。畢賽花使了一手分身躲子腳。石祿一見分身腳到啦，忙往右一閃身，用左手一抄姑娘兩條腿，用右手一揪姑娘□字絆，此時左手已抄住了雙腿，右手揪住□字絆，往懷中一帶，往上一翻腕子，右手一墊，就磕膝蓋的上頭，一把抓住，一長腰，他打算把姑娘摔死。正在此時，正東焦雄來到，這才解了此事。這是畢振遠來的一段倒筆。焦雄見了畢振遠，那畢振遠說：「此人可是當年您在山島與小女為媒的，可是此人？」焦雄說：「正是此人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此地不是講話的所在，咱們回店一敘。來，我與二弟牽馬。」焦雄說：「大哥，我可不敢當。」正說著話，眾雄來到。畢振遠說：「畢連，你將這些兵刃全放到車上，推著你姐姐在後頭跟隨，咱們全回店。」石祿說：「嘿！老排子，你先別走，那銀子必須留下才成。」焦雄說：「玉藍，你不用著急。回頭那銀子全是你的。」石祿這才不言語了。焦雄拉馬要走，那一旁穿蓑衣的那人，上前與焦雄行禮。口中說道：「二兄長在上，小弟白坤白勝公與兄長叩頭。」焦雄連忙伸手相扶，說聲：「四弟免禮！你從那裡來呀？」水上漂白坤遂將他隨他三哥、五弟上山東找宋錦，路走何家村的事細說了一遍。焦雄說：「你一個人怎麼走單了呢？」白坤說：「我沒跟他一塊兒走，二哥您可認識此猛將？」焦雄說：「我不但認識他，我與他爹爹是神前結拜，吃喝不分。」說著話忙將石祿叫過來。說道：「你快上前與你四叔叩頭。」石祿說：「這個是誰呀？」焦雄說：「他是水上漂白坤。」石祿說：「就是那個漂呀。」焦雄說：「那個漂兒？」石祿說：「大肚子四，小腦袋瓜，飛兒，漂兒，小瞎子，他們大夥不是佛的徒弟嗎？」焦雄說：「你說這話，我全不懂。」石祿說：「我說的這話，我養活的大青，它全知道。」眾人這才一齊來到店中，與大家從新見禮。焦雄問魯清說道：「魯二弟，石祿方才在道上所說的話，我全不懂，你說一說，誰叫大肚子四呀？」魯清平素全跟他們有點小詼諧，遂說：「二哥，您找大肚子四啊。」焦雄一想，我平常不跟誰鬧著玩，我知道誰叫大肚子四呢。魯清說：「到是找不找啊？」焦雄說：「那麼您到是找不找哇？再說大家見完禮，您乾嗎抽冷子說出這個話來啦？」焦雄說：「我是聽石祿說的。」魯清說：「這就是啦，他說的大肚子四是宋錦，小腦袋瓜是趙庭，飛是苗慶，漂是白勝公，小瞎子是張明。他向來就胡給人家起外號。」焦雄說：「他給我起外號沒有？」魯清說：「他給誰起外號瞞不了我，他也給您起外號啦。」焦雄說：「他管我叫甚麼呀？」魯清說：「他管您叫甚麼您聽著。」遂叫道：「石爺！」那石祿就走了過來，魯清問他道：「這是誰呀？」石祿說：「老排子。」魯清又把馬德元叫了過來。馬德元說：「魯清，你一叫我沒好事。」魯清說：「我一叫你沒好事，石爺這個是誰呀？」石祿說：「是咱們舅舅。」魯清說：「是你的舅舅，還是大夥的舅舅呢？」石祿說：「是咱們大夥的舅舅。」魯清一聽，心說，得，全拉了官堆啦。

此時焦雄便說道：「馬賢弟，現今畢大王已經來啦，想當年我與石大伯保鏢，過畢大王的水島，雙方比武結盟，事隔二□年，後來兩下裡結親後，是咱們保鏢的再從島前經過時，那畢大王必然請上山去，治酒款待咱們。如今女大，他這是前來就親來啦。咱們大家先上西川報仇，回來我同著畢大王夏江就親。」杜林說：「石大哥，你愛那個人不愛？」石祿就過來說：「我不愛！」杜林說：「那個人沒地方住啦。」石祿說：「嘿，老排子。」焦雄說：「你叫誰啦？」石祿說：「我叫你啦，你不去捉蜂子去啦，他把大何咬了。你不管哪？」焦雄說：「我不管啦。」石祿說：「你不管啦，你帶著老頭，跟那個人帶著上我們家去。」魯清說：「畢大哥，待我逗一逗石祿。焦二哥，這是二□年前的事嗎？」焦雄說：「對啦，這是我保的親。」魯清說：「石爺，這個人是誰呀？」石祿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魯清說：「石祿，這個人是你娘子。」石祿說：「我不要。」杜林說：「你不要給你送家去。」石祿說：「要是給送家去，叫他看著我老娘，要是有小偷到我家去，他得打小偷。」魯清說：「你不在外頭跟我們在一塊。」石祿說：「大家全是我養活的，怎麼不跟我在一處？」杜林說：「焦二伯父，您聽見沒有？」焦雄點了點頭。那石祿說：「老頭。」這就叫畢振遠啦。馬德元說：「玉藍，你應當管他叫爹。」石祿說：「你怎麼不叫他叫爹呢？」大家鼓掌一笑。馬德元說：「那麼你管他叫甚麼呀？」石祿說：「就叫老頭兒。」大家一聽，也就無法。當時畢振遠、魯清、焦雄、石祿、杜林、馬德元等一齊到了後院。杜林在前面笑談，到了後院，他可不敢，見了姑娘畢賽花，上前拜倒，說：「焦二伯，我是從我石大伯那裡論，還是從這邊論呢？」馬德元說：「你還是從你石大伯這邊論。」杜林說：「嫂嫂在上，我杜林給你叩頭啦。」畢賽花用手相攬，說：「杜賢弟免禮！你為甚麼管我叫嫂嫂？」杜林說：「您還不知道啦。」姑娘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杜林說：「我畢大伯帶著您這麼大的姑娘從打夏江直到都京，由都京又到何家口，又由何家口來到西川，找那焦二伯，將您終身大事，許配我石大哥身旁為妻，這可是二□年前的事，我焦二伯當中為媒。」姑娘聽到此處，轉身進到西裡間去了。魯清一看，此女是外拙內秀，遂說：「杜林，你看你這位嫂嫂怎麼樣？」杜林說：「此俠女之風，一身的正氣。」魯清說：「石祿，方才杜林給磕頭的主兒，你跟他在一塊不在一塊？」石祿說：「他穿那樣鞋，我不跟他在一處。」魯清說：「他是大妮子。」石祿說：「大妮子，老娘睡啦，這老頭還要大妮子不要啦？」魯清說：「這個老頭那就不要這個大妮子啦。」石祿說：「這個老頭不要大妮子，老娘也沒啦。我要這個大妮子，叫他上我們家去，把他送到我家哄我老娘，省得我老娘想我。」畢振遠一聽，石祿是大孝格天。魯清說：「石爺，我要叫你給誰磕頭，你給誰磕不磕呀？」石祿說：「你是我養活的，你叫我給誰磕，我給誰磕。」魯清說：「你給這個老頭磕。」石祿來到近前說道：「老頭在上，我石祿給您磕頭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姑老爺請起。」杜林說：「石大哥，你為甚麼給我畢大伯父磕頭啊？」石祿說：「那個老頭兒，不要那個大妮子，他給我啦。」杜林說：「你們帶這個大妮子去嗎？上川子嗎？」石祿說：「別帶他去呀，讓這老頭送到我家去，哄著我老娘。」杜林說：「叫他哄著我老娘。魯大叔，咱們叫他給我大嫂子磕兩個頭，叫他拜託怎麼樣？」魯清說：「咱們別取笑了。」石祿說：「老頭，你把那個大妮送到我家，有人要打我老娘，叫她去打。」畢振遠說：「那麼要是有人打我呢？」石祿說：「有人打你我打他。」杜林說：「你管他叫甚麼呀？畢大哥，你過來。」畢連來到切近，石祿說：「我管他叫小孩。」杜林說：「他是誰的？」石祿說：「是老頭的。」杜林說：「那麼你要跟著畢老伯父，他上哪裡你到哪裡。」焦雄說：「魯清，你我大家前邊一敘。」

眾人轉身行往外，石祿說：「先別走，我得告訴那個大妮子話。嘿，大清你告訴老頭，把那大妮子叫出來，她要找我老娘去啦，我告訴他幾句話。」魯清說：「畢大哥，您聽聽您姑爺怎麼個交派。」畢振遠這才叫道：「姑娘出來。」那畢賽花本來長得就黑，如今出來，魯清一看，成了紫茄子啦。石祿說：「這個老頭把你送到我們家去，你可聽我老娘之言？」石祿又說：「老頭你把他送到我家，你上哪裡去？」畢振遠說：「我回我們家呀。」石祿過去拉過畢連，說道：「小孩，你跟老頭回家，誰要欺負老頭，你告訴我，我把他腦袋給摘下來。」自己一想，我管他叫甚麼呀？魯清說：「你愛管他叫甚麼就叫甚麼，我不管。」石祿說：「小棒槌，我管他叫甚麼呀？」杜林一吐舌頭，魯清說：「杜林，你可別胡說。」杜林說：「石大哥我管他叫姐姐，你問問他管他叫甚麼？」石祿說：「我不聽你的話，你沒好主意，竟冤我。」杜林說：「我不冤你，你問小孩吧，他就叫姐姐。」石祿說：「小棒槌，你管他叫甚麼呀？」杜林說：「我管他叫姐姐，你去問小孩去。」石祿說：「小孩，你管他叫甚麼呀？」畢連說道：「我管他叫姐姐。」石祿說：「你管他叫姐姐，我也管他叫姐姐。」遂叫道：「姐姐。」那賽花姑娘未出來。石祿說：「老頭，我叫他姐姐，他怎麼不出來呀？你把他叫出來，成不成？」畢振遠說：「姑娘，你出來吧。」畢賽花才來到外面，石祿說：「姐姐，老頭不要你啦，我要你，上我家住著去，千萬別招老娘生氣。你要招老娘生氣，你是我姐姐，我也打你。」馬德元在旁說道：「玉藍，咱

們大家在這裡，你叫你姐姐上哪裡去呀？」石祿說：「叫老頭跟這老排子與小孩把我姐姐送到我們家去。」遂說：「小孩呀，誰要打老頭，你要是打不過他，你來找我，我能把他給劈了。」馬德元說：「要有人打我呢？」石祿說：「有人打你，有小老虎啦，不會拿小老虎咬他嗎？」

原來他聽說的小老虎就是巡山虎馬俊。畢振遠說：「劉老三，我們大家將那行囊褥套放在你的店中。」夥計答應。畢振遠取了一封銀子交給劉三。說道：「劉三，這封銀子是專贈送你的，容等他們大家掃滅銀花溝回來之時，再行清算。這裡先給你兩封銀子，存在櫃上。不多之時由他們諸位給你找補。若有富餘，有多少也算你的啦。」何凱聽到此處，便從褥套裡取出四百銀子說道：「夥計，這裡有二百兩銀子，要是我們走後，有賣馬的主兒，你可千萬的替他們留下，該多少我們回來咱們再算清了。」劉三連連答應，伸手接過。焦雄說：「二弟，多時要剛普鐸之時，千萬替我砍他一刀，以盡交友之道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剛他之時，你們大家給代一代勞，叫我也盡其口盟之情，紮他一槍。」畢連說：「魯叔父，按著規矩來說，我也應當趕奔西川。因為我與何賢弟是父一輩子一輩的交情，要致死二峰之時，您替我多剛他幾刀。我隨我爹爹到一趙石家鎮，一來為去就親，二來好去探望我親家娘，與他老人家磕頭去。」魯清說：「焦二兄長您見了石嫂夫人，可想替我報喜。」焦雄說：「一定我替你們大家道喜。」杜林說：「焦二伯父，叫店裡夥計給買一張紅單貼來，寫上咱們大家的花名，您給帶了去，大家給他道喜。」會友熊魯清說：「大家趕快預備。」當時將大家人等全寫在紅單貼上，皮上寫『道喜』兩字。

杜林忽然想起一事，遂說道：「諸位叔父伯父，我杜林今年□六歲，咱們大夥每人□兩銀子，我畢大伯也不能駁咱們大家的面子。這□兩是六兩添箱，那四兩是給我這位賢嫂買朵花戴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杜林，你說到這裡我領啦。」杜林說：「那可不成，我出的主意，我得先給。」魯清說：「畢大王，他已然說出來啦，那就不能說不收。咱們這一撥，沒有外人。」焦雄說：「魯清啊，你去叫夥計給預備三個帽盒，一個人頭裝在一個裡頭，用潮腦一喂，將來帶回何家口，好去上祭，好與我大弟何玉，前去祭靈。我去跟他們就親回頭，如果要趕上那靈前之事，我設備；我若趕不上呢，那沒有別的可說，魯清你替我分心啦。」又把何斌叫來說道：「何斌呀，我可囑咐你，要是到了西川，見了二峰，他二人要是死在旁人之手，孩兒你的名譽，可就付與東洋大海。殺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二峰要是死你手裡頭，那你的孝字就有啦。那不認識之人，聞著名都能跟你交。」何斌連說：「是是。」焦雄又說：「列位哥哥兄弟，見著了西川路的賊人，點名擄他們。二弟何凱那時可多注意，他們甚麼主意全有，可別讓何凱過去。據我焦雄所說，咱們山東省人，若有掛傷者，那可得叫蓮花黨之賊以命相抵。」便叫過謝春、謝亮、石俊章、馬俊、莫陵來說道：「你們哥五個，看見普鐸啦，可別叫他走了！自己千萬別自大，眼空四海，叫石祿過去。」眾人答應，他把大家囑咐完了，便與畢振遠父子、與姑娘畢賽花又將大眾的銀錢收交起來，與眾人道謝，收拾好了行囊褥套。焦雄說：「畢仁兄，咱們是一塊走了，還是我先走呢？」畢振遠說：「您先到一趙夏江石家鎮，您在那裡候等。見了石氏夫人將此事說明，我全家隨後就到。」焦雄說：「你們老爺三個，一路之上可不要亮刀殺人。」畢振遠點頭。他們便從店中起身，焦雄向著畢振遠起身走了，後文書再提。

如今且說魯清他們大家，魯清叫劉三來，問道：「從這到銀花溝，有幾個村子？」劉三說：「從此到銀花溝，就是一個村了，名叫四里屯。中途路上有一座小山，順著山的北邊有一股大道。在小山西邊斜著朝西南，順著大道一直往前走，很快就到了。」魯清說：「中途路上有店口嗎？」劉三說：「沒有！從我們這裡一直到小山，那是四□里。從小山到四里屯的村東頭，那是一百二□里。」魯清說：「這道小山，那麼山上也沒有店口嗎？」劉三說：「也沒有，四里屯裡道南道北店戶鋪戶全有。」魯清說：「劉三，我們大家走後，你們店裡可不賣外客。佟大哥您請過來，您給開出一個單子來，上頭注寫著幾個帽盒，潮腦多少，馬匹是□匹，寫好交與劉三。」囑咐他，叫他照單行事。杜林說：「劉三，暫且你先給我們借幾匹馬。」遂問道：「咱們全是誰沒有馬？」魯清說：「苗慶沒有馬，張明沒有馬，白坤沒有。」張明說：「我先不要，將來回山東之時再要馬，往西川走我這個馬桿能悠。」魯清說：「你悠到半道上要爬下呢！那時怎麼樣？」杜林說：「五叔你別麻煩啦，咱們每人帶□兩銀子，其餘的滿存在櫃上，各人帶著也不費事。再說咱們各人帶著也不多累。」魯清說：「很好。」當時每人拿了□兩，其餘的銀子滿都存在櫃上。魯清說：「眾位，咱們一路之上，走的非常勞乏，必須在這裡歇個三五天，容等著精神足滿之時，再一齊動身，好殺進銀花溝。」眾人一聽連說：「好！」便在這裡一連住了三天。

第四天的晚上，將馬匹滿全備齊，又叫夥計給預備吃食，是鹵鹽的花卷。店裡夥計人等，足忙活了一夜。魯清說：「咱們大家可吃喝齊畢，好一同前往。」杜林說：「魯大叔，這一百二□里地，可道路遙遠，我可是愛渴，咱們多預備幾個水罐。咱們走到中途路上，遇著山泉，也可以找點水喝。」大家答應，各自收拾齊畢，各人將自己的兵刃暗器完全帶齊，大眾人等滿全收拾齊畢。眾人往外，早有夥計將馬匹備好，大家出來上馬。石祿說：「小何！還是咱們，兩個人賽馬呀？」魯清說：「何斌！你可是報仇的心盛，這裡離西川可很近啦，你石大哥若有個一差二錯的，恐怕你的仇不好報，你可要小心了。」何斌說：「料也無妨，」當下他二人仍然是在前邊賽馬。從此處起身，到四里屯，合著有一百六□里。按說石祿這匹寶馬也得說出一點情理來，能夠一出馬便走一千里嗎？不過他比別人的馬快點，也就是啦。石祿可就將何斌的馬給落下啦。石祿的馬一直往西來啦，他一催馬，噠吃，噠吃，他原本不認識道路，應當由大道往西，他從小道往西啦。等來到了山坡，天已然黑啦，大黑馬一打響鼻，石祿便翻身下了馬，遂說：「老黑呀，這是山坡呀，沒有山口，哪裡叫川子呀？」說話之間，拉馬匹往北，他是誤投誤撞。往北一看樹林成林，這匹馬又一打響鼻，從北邊來了一個旋風。石祿的頭髮根不由一紮煞，遂說：「大何，你別嚇唬我呀！我們大夥給你報仇來啦。我找不著峰子的家，怎麼給你報仇啊？你要是大何，你把我帶到峰子他們家去，連轡帶鐸，一個也跑不了。」正說著那個旋風就往南來了。

書中暗表，原來石祿已然來到銀花溝東山口外頭，他看見東邊有燈光，聽見有人說：「行路的客官打店吧！過去這個村，可就沒有店啦。」天色已晚，石祿一見，原來這是一道村口。他再一看那個旋風直奔燈亮而去。石祿心中所思，說大何呀，一定把我帶到峰子他們家的啦。正想著那個旋風沒啦。此處正是四里屯的西村頭，在西村頭裡頭多出一塊話來。要從東村頭進來人，可以看見白牆上寫著黑字，橫著兩行，上頭寫仕宦行台；下邊寫的是安寓客商。靠南邊有兩行字，立著寫的是茶水方便，草料俱全；在北頭有兩行字；單間跨院，包辦酒席。橫著有四個小字：隨時小賣。石祿來到切近，看見這裡是東西房四間平台，房上有一個四方的燈籠，油紙燈面上，也寫著字啦，跟牆上字一個樣，前臉是七間南房，當中的門道，再看門道中懸著一塊匾，上寫『羅家店』。店門外一邊一盞紙燈，旁邊站著兩個夥計，在那裡讓來往的客官。石祿一看這兩個人，一個身高，一個身矮的，那身高在九尺猛一點，借燈光一看他，漢壯魁梧，面似薑黃，黃中透煞；半截眉毛，八字的眼睛，蒜頭鼻子火盆口，兩個黃板牙往出一支，一搭拉厚嘴唇，大耳相襯，猛一瞧好像吊死鬼一般。光頭未戴帽，高挽牛心發髻，竹簪別頂，頭藍布的靠襖，藍布底衣，藍鞋白襪子，腰中係一條圍裙。再看那個矮的，身不滿七尺，細條條的身材。面皮微白，尖頭頂，細眉毛，小圓眼睛，黑眼珠小，白眼珠大。蒜頭的鼻子，薄片嘴，滿嘴的小芝麻牙，細脖子大頰拉素。小元寶耳朵，也是光頭未戴帽，高牛心發髻。青布的褲褂，藍布圍裙，白襪青鞋。聽見大個說道：「賢弟你聽那正西有馬躡聲音，咱們讓一讓。」遂說：「客官您住店吧！天氣不早了。」石祿抬頭看見，店內全點著燈啦，問道：「你們這裡是店嗎？」兩個人說：「不錯，正是店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們有北上房嗎？別的房子我可不住。」夥計說：「有上房。」隨著那個大個上下一看石祿，那個小個圍著石祿馬一繞灣，便從兜裡掏出一個單帖來，那上面注寫的明白：石祿的五官相貌，以及軍刃全都對，就是馬不對。這個馬匹寫的是中江五龍的馬，他一看這匹馬精神百倍。

書中暗表，這兩個人乃是銀花溝的兩個賊人：小個是李俊蠍虎子的便是；那個大個姓韓名智，人送外號叫黃面狼，藝業淺薄，膽子最大，全給普鐸在外彩盤探事。另外還有一個廚子，一個喂馬的，一共是四個人。這個店乃是羅文龍、羅文虎、羅文彪、羅文豹所開，他們是四里屯的紳士，他弟兄是金銀銅鐵四條棍，壓倒西川，與普鐸、黃雲峰、黃段峰等全是盟兄弟，神前結拜。皆因他三人上何家口報仇，回到銀花溝，路過羅家店，便將他們哥四個約到銀花溝，對他們說明此事。文龍說：「普大哥，你們三去山東報仇，是否知道山東省的保鏢的水旱兩路不是好惹的。」黃雲峰說：「我算給我大哥報了仇啦。我這支毒藥鏢，制死老賊何玉。」

段峰說：「我紮老賊一刀。」普鐸說：「我把他頭皮削下一塊來。」羅文龍說：「黃大弟你把鏢得回來沒有？」雲峰說：「我三人正要將他亂刀分屍，好起鏢，不想從南房上發下許多暗器，又有磚瓦打來，跳下二人，才解去重圍，我三人這才回了西川。羅賢弟，請你趕快派人，往四處去請人，好助力於我。」羅文龍說道：「二哥，我將店裡的夥計僱那無用之人叫幾名來，你再將山上膽量最大之人找兩個來，叫他們帶好薰香蒙汗藥與八卦斷腸散，來到店口，是住店之人，佩帶軍刃的店客，能用蒙汗藥就使藥，不能使藥，可以使薰香，可是從東方面來的人。」普鐸答應，回山派人佩戴這些應用物件，來到店中暗為預備。那溜馬的名叫閻三，灶上名叫李二。羅文龍又令他三弟四弟，到四里屯，前去囑咐各家鋪戶，凡是店裡頭就貼出條去，此店不賣外客。文彪文豹弟兄二人答應，這才來到各店口，照計而為。說好了之後兩個人又去到銀花溝，便將他兄長所出主意，細說一遍。

普鐸一聽大喜，便派葉德到一趙西川口，聘請王氏三白：小蝴蝶王平、半展蜂王亮、薰香太歲王湍，他三人長得面皮微白，因此人送外號叫關西三白。普鐸又叫葉喜到趙傅家寨，聘請小蜜蜂傅虎、金頭蜈蚣傅鈞、小花蝶傅榮、追風鬼姚慶、黑面鬼姚明。又派葉茂前去姚家窪，約請赤發閻王姚忠，白面鬼姚橫、金面鬼姚亮。又派葉榮到謝家坡，聘請金叉將謝衝、銀叉將謝紅。將這些位一齊請來，不到□天，是見信者，一齊來到。普鐸委派黃雲峰前去正北玄秘觀約請九手真人李玄清，一文錢謝亮，鑽雲燕子餘良、王明、王朗，請他們大家前來，護庇我銀花溝。雲峰走後，大家見信後，是全都到齊。這些人在大廳之前桌椅拉開，大家正參議此情，外面有人來報。到了廳前說道：「回稟普二大王，外邊有五江口北門外五龍島的大王爺來到西川銀花溝，人家是登山拜訪。」普鐸說：「雲峰大弟，你可知曉中江五龍？」黃雲峰說：「二哥，小弟知曉，他們也是咱們薰香門的人。他可是住島的，佔山為王，他們是吃漂上的買賣，水島跟旱地山寨，不用說為首的人，就連山上的嘍囉兵，全都不一樣，咱們要將計就計，借水行舟。我略出一計，便可成功。」普鐸說：「賢弟，你計將安出？」雲峰哈哈一樂，說道：「咱們哥三個，上山東去殺何玉去啦，人都交寶鏢的主兒沒回頭，他們要是回來，那與老賊解去重圍之人，一定對那小畜生何斌細說一遍。店裡夥計，可有認識我們哥兩個的。再說我打那一支鏢，因為未收回來，有那支鏢，就可以把他們大家引到銀花溝，那時必有一番血戰。咱們大家凡是在西川咱的親友都受點累，若是不來呢，那咱們得派人出去訪查他們。若是有那面生之人，來到西川，設法陷害於他，有何不可？他們內中可有石祿，那小子是金鐘罩護住身體，實有萬夫不當之勇。走線輪弦擋的了別人，可擋不了石祿。可是他最孝母不過，咱們大家等五龍來到，將中江五龍迎了進來，到庭中一敘。他們五個人代買薰香，我略施一小策，叫他們告奮勇當先。您把薰香拿出來，雞鳴五鼓斷魂香五支，連解藥匣子可全收起來，不論他給多少錢，也別賣給他。咱們給他薰香，可不收錢。那時他們心中感激咱們，可以遣派他們弟兄三人上一趙石家鎮。他們去到石家鎮，將石祿的老娘人頭盜來。容等山東人等來到，那時把人頭掛出。石祿一見，一定咯血身亡。」大家一聽齊說：「有理。」說完這才一齊出迎。

普鐸見了五龍，連忙一抱拳，說道：「哪陣香風將閣下吹到鄙處？」中江五龍金龍劉清說：「普二大王，我們弟兄一來登山拜訪，二來我們來給您報信，三來我聽朋友傳言：銀花溝造的匣子最好，還有那雞鳴五鼓返魂香比別處也好。」普鐸說：「五位賢弟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，你我大廳一敘。」當下眾人一齊來到裡面。中江五龍一看大家，高矮醜俊，有老有少。分賓主落坐，手下人獻上茶來。普鐸問道：「五位賢弟，你們弟兄五人有何事向我來講？」銀龍劉明說：「二大王綠林裡旋風起來啦。」普鐸是明知故問，遂說：「是哪一路的旋風呢？」劉明說：「這麼大的事您能不知道嗎？是真不知道，可還是假不知道呢？」普鐸說：「我還是真不知。」劉明說：「此人也是咱們綠林人，可是保五路鏢的達官，聖手飛行石錦龍。他是石錦龍的次子，名叫石祿。此人可大孝格天。」黃雲峰說：「兄長您趕緊到後面，把咱們製造的仙鶴以及薰香五塊，解藥每樣五包，快快的拿來，好叫他弟兄使用。」普鐸答應起身往後去了。雲峰說：「中江五位，我煩勞你們弟兄一趙。」五龍說：「有何事煩勞呢？」雲峰說：「你們弟兄多受風霜之苦，到一趙夏江秀水縣石家鎮，你們哥五個多要留神，務必將石祿的老娘刺殺，將人頭帶回。」劉明說：「盜來她的人頭，又有甚麼使用呢？」雲峰說：「我弟兄三人，上山東鏢打何玉，一鏢三刀治死他人。要將老兒亂刀分屍未成，當時有人解去重圍。我三人可不是懼怕他人，也是怕他們大眾人到，那時不好逃回。當時我們便脫身回來，到了銀花溝，這才聘請西川各路賓朋，來保護銀花溝。我丟鏢一支。小畜生何斌，那時他人都回頭，一定請山東保鏢的殺奔西川銀花溝，好給老兒何玉報復前仇。報仇之人裡面就有石祿，那時他一看這裡有他娘人頭，他一急一定咯血身亡。石祿要是一死，大家再來，那就沒有可怕的啦。那時我施一小計，叫他們一網而盡。」大家正在說話，普鐸從後面出來，拿出薰香匣子以及解藥等，交與中江五龍。當時五龍將金銀取出，普鐸連連不收。黃雲峰說：「你們弟兄用這銀錢作為來回的路費。」中江五龍連聲道謝。劉明說：「要取他的人頭，易如反掌，好像探囊取物一般。」普鐸說：「來，贈他弟兄五人，每人一匹。」小白龍丁得茂說：「二大王，千萬別給我們馬匹，我們步行倒很隨便，要馬倒累贅啦。再說我們弟兄與石祿有三江四海仇，只因我大哥那匹馬被小輩給拐了走啦，殺他滿家正合我們心意。你們諸位在此稍等，我弟兄去去就來。此時正好趁他未在家，是否辦到。」說完五龍起身往外就走，大家人等往外護送。黃雲峰說：「中江五位賢弟，你們在一路之上，各要留神。那石家鎮可是防範太嚴，你們多加小心，千萬別帶出形跡可疑。石家鎮裡邊人等，位位全眼毒。」劉清說：「好！你們眾位快請回吧，我們弟兄自有準備。」說完告辭，揚長而去，五龍夏江行刺，下文書再表。

如今且說銀花溝大家人眾，九手真人李玄清說：「我要將銀花溝之事安置齊畢，我們爺五個還得回正北，那裡有一大片事還沒辦啦。」普鐸說：「老人家您多累三毛七孔心，與我道兄，與我胞兄，與那段峰，死去的三人報仇雪恨！務必將那山東省的眾人一網打盡。」李玄清說：「普鐸你們山上一共有多少兵卒？」普鐸說：「不算能征善戰者，有五千餘人。」於良說：「道兄，普鐸把各地人等請來，既沒一花名，您可以叫他們大家站在您的面前，可以量其格，作其用。」普鐸說：「那可以急速抄寫一份吧。」說著忙命人將所請之人的花名，完全寫齊。然後請大家人等滿全站在大廳之前，然後李玄清拿著花名冊子叫。是人全答言，惟有一人是山東人未答言。李玄清一看此人，面如薑黃，細條身材，身高七尺開外。青布衣裳，年在三□上下。腳下青鞋白襪，花布裹腿。遂問道：「你可是山東人呀？」此人說：「是！」李玄清說：「那麼你從那裡來呀？」此人說：「我從屯龍口來，前二年到的這裡。」普鐸說：「老人家您別錯會了意，此人是至近的賓朋，決無差錯。」李玄清說：「你可以鳴鑼聚眾把兵卒滿全拘來嗎？」當時有人站在高凳之上，手敲銅鑼，聲音焦脆。山上前後左右，各地兵卒，聞聲一齊來到大廳前面，兵卒大家你一句，我一句說的聲音過大，一時亂成一片。李玄清聽不出來。原來他們說的是：「普二大王，與黃家二位寨主，投奔山東報仇，殺了何玉，如今他們山東人等，可不是好惹的。倘若他們聚會一處，大家殺到西川，那時咱們可不是他人的對手。我們可全有家眷，妻兒老小。我們想著決定不是他們的對手，咱們大家早應當各人保住各人身體。以後他們要是真來了，他們可是跟二大王有仇，雖然說是刀揀有仇的殺，可是咱們也在山為匪，難免也殺咱們。」眾人暗拿準備不提。

李玄清連忙叫普鐸下令，壓住聲音，普鐸忙用鼓槌一敲鑼邊，大家便壓住聲音，寂無人聲。李玄清命人將文房四寶取來，他提筆在手，工夫不是甚大，滿全寫完。三道柵欄門以外，叫黃雲峰代理，照單子行事；三道柵欄門以內，叫普鐸安置齊畢；三道門的裡外，叫殷志文、殷志武，令他們二人各施本領，巧擺埋伏，那就看他弟兄。四面八方全都安置完畢，放下了筆，李玄清衝大家一抱拳，說道：「普鐸，我如今已將山寨替你安置完畢，那就憑你調動兵將，我就不管了。我們五個要動身走啦，必須再出去找位朋友去。」眾人不好相留，他們爺五個告辭走，大家把他們送出山口。李玄清等一擺手，說道：「送人千里，終有一別，你等回去罷！」於良說：「我們但願得你們大獲全勝才好。」他們從此走，後文書再提。

當時且說普鐸眾人回到大廳，他傳令，叫小嘍囉王平等一百個人，各拿長槍短刀，再叫一百人，各人全拿強弓硬弩，在東山口左邊，暗中安置齊畢，候等報仇之人。又叫半展蜂王亮，也帶領二百人，前邊也是長槍短刀，後邊是弩箭手，在東山口他前去安置埋伏。薰香太歲王滾，帶二百名，山口以裡分為左右，暗中埋伏。金棍將羅文龍、銀棍將羅文虎，哥倆帶二百兵卒，在頭道柵欄門口，左右把守。銅棍將羅文彪、鐵棍將羅文豹，帶一百嘍囉兵，每人坡刀一口，在二道柵欄門埋伏在左右，暗拿準備。金槍將謝衝、花槍將謝永，二人帶兵一百名，每人斬馬刀一口，在三道柵欄門以內，埋伏等他們到。又叫殷氏弟兄，帶二百名兵卒，搭著拿著各

項應用物件，隨你們心裡，隨便去設置消費埋伏。仍然仿照打虎灘那樣設備，牆頭也是滾壁坡稜磚，以及弩箭、梅花坑、窩刀等預備完畢。大家人等俱都點頭。普鐸、雲峰、殷志文、殷志武，他們來到大廳之中，將門窗戶壁滿全上好，裡面四塊踏板挪開，下去人將走線輪弦，牛角拐子上好。每個拐子上，全有走弦往外擰三□二扣。往裡擰的三□二個，每個擰八扣，通盤上齊然後上來，踏板蓋好，五個人鼓掌大笑。正是挖下深坑等虎豹，撒下香餌釣金龜。預備山東省一般老少群雄來到，好給他個一網打盡。普鐸說：「但願得中江五龍，將老太婆的人頭帶了回來，掛在咱們山寨大門之上。他們山東報仇之人，內中有渾小子石祿，他最孝母不過。你我大家所怕者，就是石祿。他一看見有他老娘的人頭在這裡，他非急死不可。那時他熱血噴出唇外，金鐘罩就算破啦。石祿的金鐘罩一破，你我何怕那山東省的眾賊呢？如今他們不來便罷，若是來時，那是飛蛾投火，自來送死。」黃雲峰說：「二哥，此話不要說大了。那正門正戶的主兒，滿在山東省。山東省一片人物，得消息的就是一個人。」普鐸說：「那個人呢？」雲峰說：「就是陶金陶遇春，別號人稱鬼偷的便是。雖然說股家擺的這些消息埋伏，可擋不住陶金。」普鐸說：「內中要有陶金殺到了裡面，那時咱們再說再議。」他們這時暗拿準備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石祿一個人，來到四里屯西村口店內，此時已然有定更多天，他看見這裡伙計上下竟瞧他，從兜裏拿出東西來看，然後才說：「您隨我來。」石祿何等精明，他一看心中就犯疑心，從此他就處處留心。伙計說：「您把馬給我吧！」石祿說：「你別管！我自己拴好吧。」伙計把他帶到馬棚，拴好馬匹，拿下皮搭子。抬頭一看北房，有三個大後窗戶。這才轉過前面，進到屋中，迎面八仙桌，左右有椅子。石祿坐在上垂首，皮搭子放在桌上，回手一摸鑷把，遂叫道：「二哥。」伙計說：「客官，我不叫二哥。」石祿說：「我不管你叫二哥不叫，我就偏叫你二哥。」伙計說：「您叫我二哥，有甚麼事嗎？」石祿說：「這院裡客官，各屋子全點著燈，怎麼沒有說話的呢？」伙計說：「他們全睡覺啦。」石祿說：「不對吧！我上屋裡看看去。要是沒睡覺，我可打你。」伙計說：「您不認識人家，能夠到人家屋裡去嗎？」石祿說：「他們睡覺怎麼不吹燈？」伙計說：「人家不愛吹，你可別管。」石祿說：「得，那我就不管他啦。你快去炒菜打酒端饅饅，餵草喂馬快快的。你要是誤了，可小心我打你兩個嘴巴。」伙計說：「誤不了。」說完一出屋門，又回頭一瞧他。石祿一見，就明白八九。心中暗想：這小子，乾嗎回頭瞧我呀，不用說，想起那年從老王爺那裡上大何他們家的時候，半道上那個老雜毛，他們就是回頭一瞧我。這個菜飯不能吃，一吃就打滾，打滾就冒水，一冒完水我就睡啦。我必須小心才是。功夫不大，那伙計便將酒飯端了上來，一齊擺好。伙計往外一走，回頭又一看他，然後才出去。石祿看那個伙計出去啦，伸手拿起酒壺，一晃蕩，然後往地上磚地一倒，直冒白沫子。石祿一吐舌頭，心說：這個可不能用，一到肚子裡他能咬我。他假作捏著肚子往外走來，到了院中一看，北房西頭有個夾道，夾道有一個茅樓。他叫「二哥，這個九子裡也不是有甚麼東西。我直肚子疼，要拉屎。」伙計說：「您別在這裡拉，快上茅房拉去。」石祿說：「這個茅房裡多黑呀。」伙計說：「我給您拿盞燈去。」當時他到了櫃房，點了一支蠟燭來，又到了茅房，便將燈放到牆上。此時牆裡牆外，全是亮的。石祿借燈光一看，挨著東房山，有半截砍子牆，西邊也是一樣。茅樓裡邊是解大手的地方，外邊有尿池，是解小手的。石祿說：「你去看看裡頭有人沒有？」伙計說：「沒有人。」石祿說：「我看見裡頭有人影，你怎麼說沒有？」當時伙計不知是計，往裡去看，石祿便將房門給堵上啦。伙計說：「那我還怎麼出去呀？」石祿說：「你這裡瞧著我拉屎。」伙計說：「我不瞧。」石祿說：「那麼你出去吧。」說著用手一扶牆，他要出來必須從石祿後身往出擠。伙計往外一來，石祿一擠他，伸手挽袖，他一俯身，就將他舉了起來，頭衝下對準了茅廁坑子，說了聲「你下去吧小子！」石祿力猛，撲咚一聲，便將那個伙計給填尿坑子裡去啦。伸手揪住了雙腿，往出一拉，雙往裡一填，便將他填進尿坑裡去啦。石祿站在外頭，喊道：「二格，你瞧瞧他怎麼填在這裡啦？」由櫃房裡又出來一個，來到茅房裡一看，抹頭就走。石祿上前把他截住啦，說道：「小子你別走啦！」這個伙計剛要嚷，當時石祿使了一個踏掌，直打到心口上，立時背過氣去，翻身摔倒地上。石祿趁著他往後一倒的工夫，就去抄起他兩條腿，也給填到尿坑子裡。不由心中暗想道：不用說，小子，你們一個好人沒有哇。他又大聲喊道：「你們快來人瞧吧！他們兩個人打起來啦。」當時又由櫃房跑出一個人來，說道：「客官，您怎麼不管給勸一勸呀？」石祿說：「我不能勸，我一勸他就打我。」伙計來到了外面，石祿說：「你快到裡頭瞧一瞧去。」伙計說：「您知道他們在那裡打呢？」石祿說：「你去看吧，他們在茅房裡打啦。」這個伙計進去一看，頭衝著坑裡一個，那一旁死了一個。他一見轉臉要跑，石祿早在後面跟了過來，說「小子，你怎麼不把他揪起來呀？」這個伙計一回頭，見石祿一張臉暗中帶笑。他一看這個情景，連忙說道：「黃頭你快走吧！此事不好了。快去西川山口送信。」石祿一聽他說送信，伸手抓著他往懷裡一帶，橫身一掌，當時打得腦髓皆出，死於非命。不知後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